



五月桃

邱宗植

故乡院子门前的那棵桃树，初植时不过是纤细的幼苗，在父亲的悉心照料下，扎根于我家门前的土地，仿若一位懵懂的少年，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在岁月里悄然生长。年幼的我，总会好奇地蹲在树旁，看着父亲为它浇水、施肥，满心期待着它快快长大，想象着有一天能在繁茂的枝叶下嬉戏玩耍。

每至初春，当大地还未完全褪去冬日的寒意，那棵桃树便率先绽出粉嫩的花苞。起初，只是星星点点地缀在枝头，如同羞涩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暖阳的轻抚与微风的吟唱中，花朵渐次盛放，满树的桃花肆意张扬，将整个院子装点得如梦如幻。那灼灼的粉色，引得蜜蜂嗡嗡，蝴蝶蹁跹，也引得我和弟弟在树下欢呼雀跃，童年的笑声在花香中回荡。

随着春去夏来，桃花渐次凋零，取而代之的是一颗颗青涩的小桃，隐藏在翠绿的叶片间。我们时常眼巴巴地望着小桃儿，盼着它们快快长大变红。农历五月，是桃子成熟的季节，也是我和弟弟最期待的时光。那些桃子像是被大自然施了魔法，渐渐褪去青涩，染上诱人的红晕，一个个饱满圆润，在枝头摇摇欲坠，散发着香甜的气息。

母亲将这棵桃树叫作五月桃，的确，它的果实比别家的桃子成熟得更早。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早出产的桃意味着有更高的价值。当桃子熟了，我和弟弟便挑着担子，开启卖



桃之旅。

星期天的清晨，天边还挂着启明星，我和弟弟便早早起床，来到桃树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将桃子摘下，轻轻放进竹篮里，再把竹篮稳稳地放在扁担两端。每一个桃子都承载着我们的期待，我们舍不得让它们有丝毫磕碰。

山路崎岖蜿蜒，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横亘在我们面前。我们挑着一担桃子，在山路上艰难前行。扁担压在稚嫩的肩膀上，传来阵阵酸痛，每走一步路都要付出艰难的努力。但一想到桃子能给家里带来的收获，我们便咬牙坚持。一担桃子，我们轮流挑，累了就歇一歇，相互打气，相互鼓励。汗水湿透了衣衫，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脚下的土地上，却浇不灭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

当我们抵达15里外的八都村时，日头刚刚出山，柔和的阳光洒在村庄上，给整个村子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我们挑着桃子，游荡在各家各户门前，开始叫卖。“卖桃子啦，新鲜的五月桃！”清脆的声音在村子里回荡。不一会儿，便有许多人围了过来。他们看着我们的桃子，十分喜爱，纷纷询问价格。一斤才卖一毛钱，在那个年代，钱显得格外值钱，一个鸡蛋才五分钱，一斤猪肉也不过六七毛。大家多半是拿大米或者鸡蛋来换桃子，我们也乐意。用桃子换来生活所需，在我们看

来，是一件无比划算的事。

在交易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和蔼可亲的老奶奶，会笑着多给我们一个鸡蛋，还叮嘱我们路上小心；有调皮可爱的小孩，眼巴巴地望着桃子，缠着大人买；也有精明的主妇，会和我们讨价还价，最终用大米或鸡蛋换走桃子。每一次交易，都是一次小小的交流，都让我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善意。

太阳渐渐升高，竹篮里的桃子越来越少，兜里的硬币越来越多，袋子里的大米和鸡蛋也越来越沉。当最后一个桃子卖出，我们满心欢喜，踏上归程。一路上，我们哼着不成调的小曲，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

回到家，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看着我们满载而归，数着一个个硬币，拎着兜里的大米与鸡蛋，父亲与母亲

脸上乐开了花。那笑容，比阳光还灿烂，比桃子还甜蜜。

后来，我与弟弟因求学与工作，便离开了家乡。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让我们渐渐远离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也没有机会再去卖桃子了。故乡的桃树，在岁月的流转中，渐渐老去，直至不复存在。但那些与桃树相伴的日子，那些卖桃的点点滴滴，却如同电影般，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放映。

如今，每当我看到桃子，都会想起故乡的那棵五月桃，想起在桃树下度过的欢乐童年，想起和弟弟一起挑着担子走在山路上的艰辛与坚持，想起父母那欣慰的笑容。那些温暖的回忆，如同陈酿的美酒，在岁月的发酵下，愈发香醇。无论我身处何处，故乡的桃树永远都在心里；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故乡的桃香都在。



春山记

胡君毅



红旗手颂歌

(外一首)

乔志兵

手持红旗，她们迎风而立
岁月在脸上刻下痕迹
妇女们身姿挺拔
在红旗下闪耀光芒

田埂间，她们迎着风雨
播种、施肥、收割
用勤劳，滋养成丰收的喜悦
在工厂飞速旋转的齿轮边
她们汗水滑落，浇灌着发展的沃土
课堂上，她们耐心讲解
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梦想的航线

她们是谁的女儿，又是谁的母亲
她们毅然扛起红旗，奔赴前方
以柔弱之躯，撑起千钧重担
在历史的洪流中
奔流、前进

螺丝的雷锋之歌

他是帮扶的暖光
为贫困的孩子照亮明天
给疲惫的老人送去温暖
列车飞驰，他是服务的风
穿梭在车厢，帮乘客搬运行李

雷锋，那最不起眼的一颗螺丝
他质朴的模样，是随处可见的螺钉
在生活的精密构造中稳稳嵌合
他只愿在平凡角落
像螺丝，默默坚守岗位

雷锋啊，你是永不生锈的螺丝
你的故事，在人们心间传唱
激励着一代一代奉献精神



蒲草般的外婆

曾耀聪

活的重担，毫无怜悯地落在了她那柔弱的肩头。

外婆经历过中年丧子的剧痛，晚年又遭遇车祸的重创，每一次打击都足以让一个人彻底崩溃。但外婆就像一棵顽强的蒲草，无论风雨如何肆虐，始终牢牢扎根于大地。在长达92年的人生岁月里，她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书写着生命的传奇。为了生计，她用舀水的葫芦瓢贩卖私盐；为了让孩子们识文断字，她拿着烧火棍在沙地上教他们算账；甚至在被自行车撞瘫后，她也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自创了一套康复操，努力恢复着自己的身体机能。

我和家人在整理旧物时，偶然发

现了一张泛黄的荣誉证书。那是1962年生产大队颁发给外婆的“劳动模范”证书，纸页上的名字虽已模糊不清，却仿佛承载着外婆一生的坚韧与付出。看着这张荣誉证书，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外婆生命里的那些“三八”国际妇女节。没有娇艳欲滴的鲜花，没有光彩夺目的绶带，只有凌晨四点准时燃起的袅袅炊烟，那是她为家人准备早餐的信号；没有高高在上的领奖台，只有被上百斤盐担压弯的扁担，那是她为生活拼搏的见证。她用最质朴、最原始的方式，诠释着女性力量的真谛，那是一种默默承受、永无言败的力量。

记得有一年春天，外婆不顾舅舅

的再三劝阻，坚持独居在老屋。我们前去探望时，看到她正用麻绳把搪瓷杯绑在竹竿上，颤颤巍巍地去水缸里舀水。阳光透过斑驳的瓦缝，洒在她那一头银发上，勾勒出一幅古老而庄重的画面。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而是一尊象征着坚韧与自立的雕像，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间。

外婆就像一棵蒲草，看似柔弱，实则坚韧。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平凡的日子里，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女性力量。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我怀念着外婆，也感恩她用一生的经历，给予我无尽的教诲与力量。



九日山印象

黄毅琳

初见九日山，缘于高中同学的执着。少年好胜，我们比赛骑自行车，从南安一中出发，先到九日山昭惠庙通远殿者，赢一个满头大汗，脸红耳赤，无心欣赏风景，更不知文化源流，今天想来有负一方名胜。

历史款款而来，永嘉“八王之乱”，河洛中原一片荒芜，衣冠南渡，涉江浙水乡，越赣闽山关，万水千山，来到宝地，沿金溪、双溪两岸而居，用中原先进生产工具和方法垦垦盐碱地，发展手工业，纪仕正原，将母亲河命名为晋江，住族人每年重阳节登山北望故园，寄托离乡思愁，故名九日山。

通读历史，对其进行坐标定位就会发现，九日山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历代泉州城郊的风景胜地，以“山中无石不刻字”而著称，尤其是分布在东西两峰的10方祈风石刻，为12-13世纪泉州地方政府主持航海祈风祭祀活动的石刻文字记录，也是现存唯一的古代政府有关航海的国家祭典石刻文字记录，印证了泉州“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历史，成为世遗主要景点。莫道九日少景致，唯有亲临此山中。

九日山自唐代“八闽文宗”欧阳詹敲启科第之门，闽南之地学风激荡，“漫胡之缨，化为青衿”，人文思想也在互相的切磋、砥砺间，得到进一步升华；宋代，泉州学风迈向鼎盛，辅国、经邦、济世之才比肩接踵，特别是朱子过化之后，理学大师张其道；有明一代，以蔡清为代表的正统理学，突破前人藩篱，带动闽南学术形成结社研究高潮，陈琛、苏濬、易时中、张岳、李廷机等大批名士在“立说”方面各有建树。其间，更有李贽横空出世，崇尚本真，与假道学相抗争，缔造闽地哲学新高峰；入清之后，随着汉学、西学的相携并进，峥嵘俊士往来穿梭，安溪人李光地即有12部理学著作被纳入《四库全书》，富鸿基、陈迁鹤、林模、李清馥、陈桂洲、蔡鸿捷等人著述，相继辉耀古今。

宋元时期，九日山下，祈风盛景，金鸡港兴，泉州海外交通发达，中外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泉州多元文化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明清时期泉州士大夫思想开放，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年）来华，初抵澳门，后人居广东肇庆和韶州。与他们交游的有韶州知府晋江人谢台卿，韶州府推官南安人黄华秀。

心遇九日山，来自一本斑驳的九日山名人诗集，正如前言写道：山不在高，有诗则名。海拔不够百米，奥衍明秀，溪流飘逸，渔舟唱晚，游憩探寻，凌云赋志，歌咏吊古，辉煌璀璨！首石一泓诗数首，也曾攻破五言城。安史之乱，经济文脉南移，中唐以降，骚客归隐，文柄云集，吹响吟咏九日名山，名篇佳作迭出，激荡泉南千年历史回响！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即代表大陆文化的汉文化（中原文化）与代表海洋文化的闽越文化并存。在宗教方面体现在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兼容的态度，各种宗教和平共处。

九日山上飞过的鸟儿在鸣叫低语，海丝祈风帆影飘飘，远航远航，宋元商船启航渐行渐远。九日山上骄阳当空，穆风轻舞飞扬，世遗春风人潮汹涌，归来归来，“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好！



红菇汤

陈德进

依山食山，傍海食海。对于闽南山乡人来说，山里那一朵朵红菇菌子做出来的汤料，带着红艳艳的喜庆色彩，可以称得上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山珍美味。

红菇是一种恋旧的菇种。有经验的山乡拾菇人都知道，出红菇的地盘，年年都固定，是不跑偏的。通常只有经受甜槠、苦槠阔叶树、大栗树等树种的庇护，待这些树种积攒足够的腐殖土壤层，铺排足够多的落叶，再加上足够的温润阳光、潮湿空气，才是出产红菇的温床。并且红菇还娇贵得很，一般不愿被人干扰，受不了人工种植，山乡阔野才是它们永恒的家园。

红菇的这一品种，跟闽南山乡女儿颇为接近。不管嫁到何处，年岁长到何方，那些山乡女儿们，作为“渣某菇”，始终是惦记着、烦恼着年迈的双亲、打拼生活的长兄、涉世未深的弟弟，费尽心机，三不五时地奔回娘家，这里瞧一瞧、那边问一问，总寻思着帮忙添点什么、解决点什么。

因红菇自带“渣某菇”色彩，也被闽南山乡人用在了滋养母亲身上。在闽南山乡地带，一旦女人坐了月子，当婆婆的自然炖上一碗红菇鸡汤，犒劳着立下传代功劳的产妇，用“以形补形”的土办法，给产妇滋养着血虚的身子骨，心心念念着产妇的脸庞早日恢复红菇样的颜色来。

闽南山乡人习惯在前、饭在后。若是要配干饭，只需掏出那么三两朵红菇菌块，加两块水豆腐切片，再撒一点捏散的地瓜粉瘦肉泥，三下五除二，就可以做出一道甜滋滋的家常汤食来。

若是家里人有谁吃饭不着调，招惹了些许小胃痛、烧心肝的话，善于察言观色的山乡“煮妇”，也会炖了红菇腿直接炖了肉汤，来养身、补补胃。

若家中来了客人，又还不是饭点时刻，聪慧的山乡“煮妇”就悄悄地拎出装红菇的袋子，盘出点面线，再从鸡窝里掏两个鸡蛋，做一碗红菇面线蛋汤来，洒点红曲酒，让来客垫垫底，赢得“那户人家福气，媳妇乖巧”的身后声誉来。

就这样，山乡“渣某菇煮妇”，习惯用一碗红菇汤，丰厚着一代山乡人的骨骼，让他们在外打拼有活力；丰润着一家老小的脸色，让他们看上去别有精气神；丰富着一个家族的血液内涵，让他们长长久久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力量。